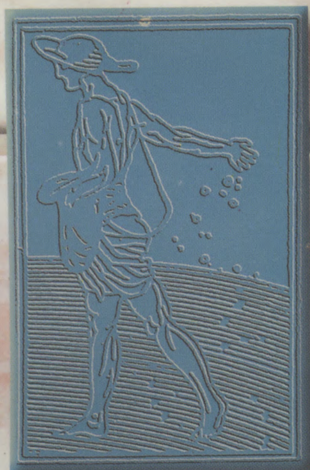
中国新诗经典





徐志摩

志摩的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POEM





中国新诗经典



徐志摩

志摩的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前　言

与“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爆发的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中国新诗充当了狂飚突进的急先锋。它勇敢地冲破旧体诗词从思想内容到格律形式的重重樊篱，大胆地用口语白话入诗，真切地表达了当时人们追求民主自由的心声，奏响了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的主旋律，因而在千千万万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许多诗作成了脍炙人口的名篇，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中国新诗在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尤其在最初发轫的三十年间，诗人名家辈出，各种流派纷呈，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极为深远。那些成名作或代表作，早已成为新诗的经典性作品，令人难以忘怀。

为了给今天的新诗创作提供借鉴范本，同时也为了向广大文学爱好者奉上具有珍贵史料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理想藏本，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新诗经典》，

尽量按最初版本的原貌以简体字重排著名诗人的成名诗集或代表诗集。第一辑先编印 10 种：

鲁　迅:《野草》(及其他新诗作品)

郭沫若:《女神》

闻一多:《红烛》

徐志摩:《志摩的诗》(及《翡冷翠的一夜》)

李金发:《微雨》

汪静之:《蕙的风》(及《寂寞的国》)

何其芳:《预言》(及《夜歌》)

俞平伯:《冬夜》(及《雪朝》)

辛　笛:《手掌集》(及《春韭篇》)

胡　风:《野花和箭》(及《为祖国而歌》)

愿这些诗集能带来一种深沉的历史回声和清丽的诗味艺韵,使读者得到美的享受。

编　者

1996 年 2 月

目　录

志摩的诗

翡冷翠的一夜

第一辑　翡冷翠的一夜

第二辑　再不见雷峰

志摩的诗

雪花的快乐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飏，飞飏，飞飏，——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飏，飞飏，飞飏，——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飏，飞飏，飞飏，——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沙扬娜拉

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落叶小唱

一阵声响转上了阶沿
(我正挨近着梦乡边;)
这回准是她的脚步了,我想——
　　在这深夜!

一声剥啄在我的窗上
(我正靠紧着睡乡旁;)
这准是她来闹着玩——你看,
　　我偏不张皇!

一个声息贴近我的床,
我说(一半是睡梦,一半是迷惘:)——
"你总不能明白我,你又何苦
　　多叫我心伤!"

一声喟息落在我的枕边
(我已在梦乡里留恋;)
"我负了你"你说——你的热泪

　　烫着我的脸！

这声响恼着我的梦魂
（落叶在庭前舞，一阵，又一阵；）
梦完了，呵，回复清醒；恼人的——
　　却只是秋声！

为　谁

这几天秋风来得格外的尖利：
　　我怕看我们的庭院，
　　树叶伤鸟似的猛旋，
　　中着了无形的利箭——
没了，全没了：生命，颜色，美丽！

就剩下西墙上的几道爬山虎：
　　它那豹斑似的秋色，
　　忍熬着风拳的打击，
　　低低的喘一声乌邑——
"我为你耐着！"它仿佛对我申诉。

它为我耐着，那艳色的秋萝，
　　但秋风不容情的追，
　　追，（摧残是它的恩惠！）
　　追尽了生命的余辉——
这回墙上不见了勇敢的秋萝！

今夜那青光的三星在天上
　　倾听着秋后的空院，
　　悄悄的，更不闻呜咽：
　　落叶在泥土里安眠——
只我在这深夜，啊，为谁凄惘？

问　　谁

问谁？呵，这光阴的播弄
　问谁去申诉，
在这冻沉沉的深夜，凄风
　吹拂她的新墓？

“看守，你须用心的看守，
　这活泼的流溪，
莫错过，在这清波里优游；
　青脐与红鳍！”

那无声的私语在我的耳边
　似曾幽幽的吹嘘，——
像秋雾里的远山，半化烟，
　在晓风前卷舒。

因此我紧揽着我生命的绳网，
　像一个守夜的渔翁，
兢兢的，注视着那无尽流的时光——

私冀有彩鳞掀涌。

但如今，如今只余这破烂的渔网——
嘲讽我的希冀，
我喘息的怅望着不复返的时光：
泪依依的憔悴！

又何况在这黑夜里徘徊：
黑夜似的痛楚：
一个星芒下的黑影凄迷——
留恋着一个新墓！

问谁……我不敢抢呼，怕惊扰
这墓底的清淳；
我俯身，我伸手向她搂抱——
啊，这半潮润的新坟！

这惨人的旷野无有边沿，
远处有村火星星，
丛林中有鸱鸮在悍辩——
此地有伤心，只影！

这黑夜，深沉的，环包着大地；
笼罩着你与我——
你，静凄凄的安眠在墓底；

　我，在迷醉里摩挲！

正愿天光更不从东方
　按时的泛滥：
我便永远依偎着这墓旁——
　在沉寂里消幻——

但青曦已在那天边吐露，
　苏醒的林鸟，
已在远近间相应喧呼——
　又是一度清晓。

不久，这严冬过去，东风
　又来催促青条：
便收缀这冷落的墓宫，
　亦不无花草飘飖。

但为你，我爱，如今永远封禁
　在这无情的地下——
我更不盼天光，更无有春信：
　我的是无边的黑夜！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披散你的满头发，
赤露你的一双脚；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
抛弃这个世界
殉我们的恋爱！

我拉着你的手，
爱，你跟着我走；
　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刺透，
　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
你跟着我走，
我拉着你的手，
　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

　跟着我来，
　我的恋爱！

人间已经掉落在我们的后背，——
看呀，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无边的自由，我与你与恋爱！

顺着我的指头看，
那天边一小星的蓝——
　那是一座岛，岛上有青草，
　鲜花，美丽的走兽与飞鸟；
快上这轻快的小艇，
去到那理想的天庭——
　恋爱，欢欣，自由——辞别了人间，永远！

去　　罢[1]

去罢，人间，去罢！
　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
去罢，人间，去罢！
　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

去罢，青年，去罢！
　与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罢，青年，去罢！
　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

去罢，梦乡，去罢！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罢，梦乡，去罢！
　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

① 此诗曾分别在1924年《小说月报》15卷4号和1924年6月17日《晨报副镌》上发表，题为《诗一首》。

去罢，种种，去罢！
　当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罢，一切，去罢！
　当前有无穷的无穷！

一星弱火

我独坐在半山的石上，
　看前峰的白云蒸腾，
一只不知名的小雀，
　嘲讽着我迷惘的神魂。

白云一饼饼的飞升，
　化入了辽远的无垠；
但在我逼仄的心头，啊，
　却凝敛着惨雾与愁云！

皎洁的晨光已经透露，
　洗净了青屿似的前峰；
像墓墟间的磷光惨淡，
　一星的微焰在我的胸中。

但这惨淡的弱火一星，

　照射着残骸与余烬，
虽则是往迹的嘲讽，
　却绵绵的长随时间进行！

为要寻一个明星[1]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
　　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
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口，
　　那明星还不出现；——
　　那明星还不出现，
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① 此诗发表于1924年《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

荒野里倒着一只牲□，
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不再是我的乖乖

前天我是一个小孩，
这海滩最是我的爱；
早起的太阳赛如火炉，
趁暖和我来做我的工夫：
捡满一衣兜的贝壳，
在这海砂上起造宫阙：
哦，这浪头来得凶恶，
冲了我得意的建筑——
我喊一声海，海！
你是我小孩儿的乖乖！

二

昨天我是一个“情种”，
到这海滩上来发疯；

西天的晚霞慢慢的死，
血红变成姜黄，又变紫，
一颗星在半空里窥伺，
我匍伏在砂堆里画字，
一个字，一个字，又一个字，
谁说不是我心爱的游戏？
我喊一声海，海！
不许你有一点儿的更改！

三

今天！咳，为什么要有今天？
不比从前，没了我的疯癫，
再没有小孩时的新鲜，
这回再不来这大海的边沿！
头顶不见天光的方便，
海上只暗沉沉的一片，
暗潮侵蚀了砂字的痕迹，
却不冲淡我悲惨的颜色——
我喊一声海，海！
你从此不再是我的乖乖！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这天蓝与海青与明洁的阳光
驱净了梅雨时期无欢的踪迹，
也散放了我心头的网罗与纽结，
像一朵曼陀罗花英英的露爽，
在空灵与自由中忘却了迷惘：——
迷惘，迷惘！也不知来自何处，
囚禁着我心灵的自然的流露，
可怖的梦魇，黑夜无边的惨酷，
苏醒的盼切，只增剧灵魂的麻木！
曾经有多少的白昼，黄昏，清晨，
嘲讽我这蚕茧似不生产的生存？
也不知有几遭的明月，星群，晴霞，
山岭的高亢与流水的光华……
辜负！辜负自然界叫唤的殷勤，
惊不醒这沉醉的昏迷与顽冥！

如今，多谢这无名的博大的光辉，

在艳色的青波与绿岛间萦回，
更有那渔船与航影，亭亭的粘附
在天边，唤起辽远的梦景与梦趣：
我不由的惊悚，我不由的感愧
（有时微笑的妩媚是启悟的棒槌！）
是何来倏忽的神明，为我解脱
忧愁，新竹似的豁裂了外箨，
透露内裹的青篁，又为我洗净
障眼的盲翳，重见宇宙间的欢欣。

这或许是我生命重新的机兆；
大自然的精神！容纳我的祈祷，
容许我的不踌躇的注视，容许
我的热情的献致，容许我保持
这显示的神奇，这现在与此地，
这不可比拟的一切间隔的毁灭！
我更不问我的希望，我的惆怅，
未来与过去只是渺茫的幻想，
更不向人间访问幸福的进门，
只求每时分给我不死的印痕，——
变一颗埃尘，一颗无形的埃尘，
追随着造化的车轮，进行，进行，……

我有一个恋爱

我有一个恋爱；——
我爱天上的明星；
我爱它们的晶莹：
　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黄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风雨后的山顶——
　永远有一颗，万颗的明星！

山涧边小草花的知心，
高楼上小孩童的欢欣，
旅行人的灯亮与南针：——
　万万里外闪烁的精灵！

我有一个破碎的魂灵，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
散布在荒野的枯草里——

　饱啜你一瞬瞬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与柔情，
我也曾尝味，我也曾容忍；
有时阶砌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心伤，逼迫我泪零。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献爱与一天的明星；
任凭人生是幻是真，
地球存在或者消泯——
　大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

无　题

原是你的本分，朝山人的胫踝，
这荆刺的伤痛！回看你的来路，
看那草丛乱石间斑斑的血迹，
在暮霭里记认你从来的踪迹！
且缓抚摩你的肢体，你的止境
还远在那白云环拱处的山岭！

无声的暮烟，远从那山麓与林边，
渐渐的潮没了这旷野，这荒天，
你渺小的孑影面对这冥盲的前程，
像在怒涛间的轻航失去了南针；
更有那黑夜的恐怖，悚骨的狼嗥，
狐鸣，鹰啸，蔓草间有蝮蛇缠绕！

退后？——昏夜一般的吞蚀血染的来踪，
倒地？——这懦怯的累赘问谁去收容？
前冲？阿，前冲！冲破这黑暗的冥凶，
冲破一切的恐怖，迟疑，畏葸，苦痛，

血淋漓的践踏过三角棱的劲刺，
丛莽中伏兽的利爪，蜿蜒的虫豸！

前冲；灵魂的勇是你成功的秘密！
这回你看，在这决心舍命的瞬息，
迷雾已经让路，让给不变的天光，
一弯青玉似的明月在云隙里探望，
依稀窗纱间美人启齿的瓠犀，——
那是灵感的赞许，最恩宠的赠与！

更有那高峰，你那最想望的高峰，
亦已涌现在当前，莲苞似的玲珑，
在蓝天里，在月华中，秾艳，崇高，——
朝山人，这异象便是你跋涉的酬劳！

消　　息

雷雨暂时收敛了；
　双龙似的双虹，
　显现在雾霭中，
　夭矫，鲜艳，生动，——
好兆！明天准是好天了。

什么？又是一阵打雷，——
　在云外，在天外，
　又是一片暗淡，
　不见了鲜虹彩，——
希望，不曾站稳，又毁。

夜半松风

这是冬夜的山坡，
坡下一座冷落的僧庐，
庐内一个孤独的梦魂：
　在忏悔中祈祷，在绝望中沉沦；——

为什么这怒叫，这狂啸，
鼍鼓与金钲与虎与豹？
为什么这幽诉，这私慕？
烈情的惨剧与人生的坎坷——
　又一度潮水似的淹没了
这彷徨的梦魂与冷落的僧庐？

月下雷峰影片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
　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
　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

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
　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
假如你我荡一支无遮的小艇，
　假如你我创一个完全的梦境！

沪杭车中

匆匆匆！催催催！
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
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
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

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
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
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难　　得

难得，夜这般的清静，
　难得，炉火这般的温，
更是难得，无言的相对，
　一双寂寞的灵魂！

也不必筹营，也不必详论，
　更没有虚骄，猜忌与嫌憎，
只静静的坐对着一炉火，
　只静静的默数远巷的更。

喝一口白水，朋友，
　滋润你的干裂的口唇；
你添上几块煤，朋友，
　一炉的红焰感念你的殷勤。

在冰冷的冬夜，朋友，

　　人们方始珍重难得的炉薪；
在这冰冷的世界，
　　方始凝结了少数同情的心！

古怪的世界

从松江的石湖塘
上车来老妇一双，
颤巍巍的承住弓形的老人身，
多谢（我猜是）普渡山的盘龙藤：

青布棉袄，黑布棉套，
头毛半秃，齿牙半耗：
肩挨肩的坐落在阳光暖暖的窗前，
畏葸的，呢喃的，像一对寒天的老燕；

震震的干枯的手背，
震震的皱缩的下颏：
这二老！是妯娌，是姑嫂，是姊妹？——
紧挨着，老眼中有伤悲的眼泪！

怜悯！贫苦不是卑贱，
老衰中有无限庄严；——
老年人有什么悲哀，为什么凄伤？

为什么在这快乐的新年，抛却家乡？

同车里杂沓的人声，
轨道上疾转着车轮；
我独自的，独自的沉思这世界古怪——
是谁吹弄着那不调谐的人道的音籁？

天国的消息

可爱的秋景！无声的落叶，
轻盈的，轻盈的，掉落在这小径，
竹篱内，隐约的，有小儿女的笑声：

呖呖的清音，缭绕着村舍的静谧，
仿佛是幽谷里的小鸟，欢噪着清晨，
驱散了昏夜的晦塞，开始无限光明。

霎那的欢欣，昙花似的涌现，
开豁了我的情绪，忘却了春恋，
人生的惶惑与悲哀，惆怅与短促——
在这稚子的欢笑声里，想见了天国！

晚霞泛滥着金色的枫林，
凉风吹拂着我孤独的身形；
我灵海里啸响着伟大的波涛，
应和更伟大的脉搏，更伟大的灵潮！

乡村里的音籁

小舟在垂柳荫间缓泛——
　一阵阵初秋的凉风，
　吹生了水面的漪绒，
吹来两岸乡村里的音籁。

我独自凭着船窗闲憩，
　静看着一河的波幻，
　静听着远近的音籁，——
又一度与童年的情景默契！

这是清脆的稚儿的呼唤，
　田场上工作纷纭，
　竹篱边犬吠鸡鸣：
但这无端的悲感与凄婉！

白云在蓝天里飞行：
　我欲把恼人的年岁，
　我欲把恼人的情爱，

托付与无涯的空灵——消泯；

回复我纯朴的，美丽的童心：
　像山谷里的冷泉一勺，
　像晓风里的白头乳鹊，
像池畔的草花，自然的鲜明。

她是睡着了

　她是睡着了——
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
　她入梦境了——
香炉里袅起一缕碧螺烟。

　她是眠熟了——
涧泉幽抑了喧响的琴弦；
　她在梦乡了——
粉蝶儿，翠蝶儿，翻飞的欢恋。

　停匀的呼吸：
清芬渗透了她的周遭的清氛；
　有福的清氛，
怀抱着，抚摩着，她纤纤的身形！

　奢侈的光阴！
静，沙沙的尽是闪亮的黄金，
　平铺着无垠，——

波鳞间轻漾着光艳的小艇。
　醉心的光景：
给我披一件彩衣，啜一坛芳醴，
　折一支藤花，
舞，在葡萄丛中，颠倒，昏迷。

　看呀，美丽！
三春的颜色移上了她的香肌，
　是玫瑰，是月季，
是朝阳里的水仙，鲜妍，芳菲！

　梦底的幽秘，
挑逗着她的心——纯洁的灵魂，
　像一只蜂儿，
在花心，恣意的唐突——温存。

　童真的梦境！
静默；休教惊断了梦神的殷勤；
　抽一丝金络，
抽一丝银络，抽一丝晚霞的紫曛；

　玉腕与金梭，
织缣似的精审，更番的穿度——
　化生了彩霞，
神阙，安琪儿的歌，安琪儿的舞。

　可爱的梨涡，
解释了处女的梦境的欢喜，
　像一颗露珠，
颤动的，在荷盘中闪耀着晨曦！

五 老 峰

不可摇撼的神奇，
　　　不容注视的威严，
这耸峙，这横蟠，
　　　这不可攀援的峻险！
看！那巉岩缺处
　　　透露着天，窈远的苍天，
在无限广博的怀抱间，
　　　这磅礴的伟象显现！

是谁的意境，是谁的想象？
　　　是谁的工程与搏造的手痕？
在这亘古的空灵中
　　　陵慢着天风，天体与天氛！
有时朵朵明媚的彩云，
　　　轻颤的，妆缀着老人们的苍鬓，
像一树虬干的古梅在月下
　　　吐露了艳色鲜葩的清芬！

山麓前伐木的村童，
　　　在山涧的清流中洗濯，呼啸，
认识老人们的嗔颦，
　　　迷雾海沫似的喷涌，铺罩，
淹没了谷内的青林，
　　　隔绝了鄱阳的水色袅渺，
陡壁前闪亮着火电，听呀！
　　　五老们在渺茫的雾海外狂笑！

朝霞照他们的前胸，
　　　晚霞戏逗着他们赤秃的头颅；
黄昏时，听异鸟的欢呼，
　　　在他们鸠盘的肩旁怯怯的透露
不昧的星光与月彩：
　　　柔波里，缓泛着的小艇与轻舸；
听呀！在海会静穆的钟声里，
　　　有朝山人在落叶林中过路！

更无有人事的虚荣，
　　　更无有尘世的仓促与噩梦，
灵魂！记取这从容与伟大，
　　　在五老峰前饱啜自由的山风！
这不是山峰，这是古圣人的祈祷，
　　　凝聚成这“冻乐”似的建筑神工，

给人间一个不朽的凭证，——

　　一个“倔强的疑问”在无极的蓝空！

朝雾里的小草花

这岂是偶然，小玲珑的野花！
　你轻含着鲜露颗颗，
　怦动的像是慕光明的花蛾，
在黑暗里想念焰彩，晴霞；

我此时在这蔓草丛中过路，
　无端的内感，惘怅与惊讶，
　在这迷雾里，在这岩壁下，
思忖着，泪怦怦的，人生与鲜露？

在那山道旁

在那山道旁，一天雾蒙蒙的朝上，
初生的小蓝花在草丛里窥觑，
我送别她归去，与她在此分离，
在青草里飘拂，她的洁白的裙衣。

我不曾开言，她亦不曾告辞，
驻足在山道旁，我暗暗的寻思；
“吐露你的秘密，这不是最好时机？”——
露湛的小草花，仿佛恼我的迟疑。

为什么迟疑，这是最后的时机，
在这山道旁，在这雾茫的朝上？
收集了勇气，向着她我旋转身去：——
但是啊！为什么她这满眼凄惶？

我咽住了我的话，低下了我的头：
火灼与冰激在我的心胸间回荡，
啊，我认识了我的命运，她的忧愁，——

在这浓雾里，在这凄清的道旁！

在那天朝上，在雾茫茫的山道旁，
新生的小蓝花在草丛里睥睨，
我目送她远去，与她从此分离——
在青草间飘拂，她那洁白的裙衣！

石虎胡同七号[1]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善笑的藤娘，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
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搂，
黄狗在篱边，守候睡熟的珀儿，它的小友，
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
雨过的苍茫与满庭荫绿，织成无声幽冥，
小蛙独坐在残兰的胸前，听隔院蚓鸣，
一片化不尽的雨云，倦展在老槐树顶，
掠檐前作圆形的舞旋，是蝙蝠，还是蜻蜓？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
奈何在暴雨时，雨槌下捣烂鲜红无数，

① 北京石虎胡同七号曾是志摩寓所。

奈何在新秋时，未凋的青叶惆怅地辞树，
奈何在深夜里，月儿乘云艇归去，西墙已度，
远巷薤露的乐音，一阵阵被冷风吹过——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雨后的黄昏，满院只美荫，清香与凉风，
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
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
连珠的笑响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先生！先生！

钢丝的车轮
在偏僻的小巷内飞奔——
“先生，我给先生请安您哪，先生。”

迎面一蹲身，
一个单布褂的女孩颤动着呼声——
雪白的车轮在冰冷的北风里飞奔。

紧紧的跟，紧紧的跟，
破烂的孩子追赶着铄亮的车轮——
“先生，可怜我一大化吧，善心的先生！”

“可怜我的妈，
她又饿又冻又病，躺在道儿边直呻——
您修好，赏给我们一顿窝窝头，您哪，先生！”

“没有带子儿，”
坐车的先生说，车里戴大皮帽的先生——

飞奔，急转的双轮，紧追，小孩的呼声。

一路旋风似的土尘，
土尘里飞转着银晃晃的车轮——
“先生，可是您出门不能不带钱您哪，先生。”

“先生！……先生！”
紫涨的小孩，气喘着，断续的呼声——
飞奔，飞奔，橡皮的车轮不住的飞奔。

飞奔……先生……
飞奔……先生……
先生……先生……先生……

叫化活该[1]

“行善的大姑，修好的爷，”
　西北风尖刀似的猛刺着他的脸，
“赏给我一点你们吃剩的油水吧！”
　一团模糊的黑影，捱紧在大门边。

“可怜我快饿死了，发财的爷！”
　大门内有欢笑，有红炉，有玉杯；
“可怜我快冻死了，有福的爷！”
　大门外西北风笑说，“叫化活该！”

我也是战栗的黑影一堆，
　蠕伏在人道的前街；
我也只要一些同情的温暖，

① 此诗发表于1924年《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徐志摩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只是个乞儿，轻拍着人道与同情紧闭着的大门，妄想门内人或许有一念的慈悲，赐给一方便，——但我在门外站久了，门内不闻声响，门外劲刻的凉风，却反向着我褴褛的躯骸狂扑……”

遮掩我的剐残的余骸——

但这沉沉的紧闭的大门：谁来理睬；
街道上只冷风的嘲讽"叫化活该"！

谁 知 道

我在深夜里坐着车回家——
一个褴褛的老头他使着劲儿拉；
　　天上不见一个星，
　　街上没有一只灯：
　　那车灯的小火
　　冲着街心里的土——
　　左一个颠簸，右一个颠簸，
　　拉车的走着他的踉跄步；
　　……………

"我说拉车的，这道儿哪儿能这么的黑？"
"可不是先生？这道儿真——真黑！"
他拉——拉过了一条街，穿过了一座门，
转一个弯，转一个弯，一般的暗沉沉；——
　　天上不见一个星，
　　街上没有一个灯，
　　那车灯的小火
　　蒙着街心里的土——

左一个颠簸，右一个颠簸，
拉车的走着他的踉跄步；
…………

“我说拉车的，这道儿哪儿能这么的静？”
“可不是先生？这道儿真——真静！”
他拉——紧贴着一垛墙，长城似的长，
过一处河沿，转入了黑遥遥的旷野；——
天上不露一颗星，
道上没有一只灯：
那车灯的小火
晃着道儿上的土——
左一个颠簸，右一个颠簸，
拉车的走着他的踉跄步；
…………

“我说拉车的，怎么这儿道上一个人都不见？”
“倒是有先生，就是您不大瞧得见！”
我骨髓里一阵子的冷——
那边青缭缭的是鬼还是人？
仿佛听着呜咽与笑声——
啊，原来这遍地都是坟！
天上不亮一颗星，
道上没有一只灯：
那车灯的小火

缭着道儿上的土——
左一个颠簸,右一个颠簸,
拉车的跨着他的踉跄步;
…………

“我说——我说拉车的喂!这道儿哪……哪儿有
这么远?”
“可不是先生?这道儿真——真远!”
“可是……你拉我回家……你走错了道儿没
有?”
“谁知道先生!谁知道走错了道儿没有!”
…………

我在深夜里坐着车回家,
一堆不相识的褴褛他使着劲儿拉;
天上不明一颗星,
道上不见一只灯:
只那车灯的小火
袅着道儿上的土——
左一个颠簸,右一个颠簸。
拉车的跨着他的蹒跚步。

残　诗

怨谁？怨谁？这不是青天里打雷？
关着，锁上；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别瞧这白石台阶儿光润，赶明儿，唉，
石缝里长草，石板上青青的全是莓！
那廊下的青玉缸里养着鱼，真凤尾，
可还有谁给换水，谁给捞草，谁给喂？
要不了三五天准翻着白肚鼓着眼，
不浮着死，也就让冰分儿压一个扁！
顶可怜是那几个红嘴绿毛的鹦哥，
让娘娘教得顶乖，会跟着洞箫唱歌，
真娇养惯，喂食一迟，就叫人名儿骂，
现在，您叫去！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盖上几张油纸

一片，一片，半空里
　掉下雪片；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坐在阶沿。

虎虎的，虎虎的，风响
　在树林间；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自在哽咽。

为什么伤心，妇人，
　这大冷的雪天？
为什么啼哭，莫非是
　失掉了钗钿？

不是的，先生，不是的，
　不是为钗钿；
也是的，也是的，我不见了

　我的心恋。

那边松林里，山脚下，先生，
　有一只小木箧，
装着我的宝贝，我的心，
　三岁儿的嫩骨！

昨夜我梦见我的儿：
　叫一声“娘呀——
天冷了，天冷了，天冷了，
　儿的亲娘呀！”

今天果然下大雪，屋檐前
　望得见冰条，
我在冷冰冰的被窝里摸——
　摸我的宝宝。

方才我买来几张油纸，
　盖在儿的床上；
我唤不醒我熟睡的儿——
　我因此心伤。

一片，一片，半空里
　掉下雪片；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坐在阶沿。

虎虎的，虎虎的，风响
　　在树林间；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自在哽咽。

太平景象

“卖油条的，来六根——再来六根。”
“要香烟吗，老总们，大英牌，大前门？
多留几包也好，前边什么买卖都不成。”

“这枪好，德国来的，装弹时手顺；”
“我哥有信来，前天，说我妈有病；”
“哼，管得你妈，咱们去打仗要紧。”

“亏得在江南，离着家千里的路程，
要不然我的家里人……唉，管得他们
眼红眼青，咱们吃粮的眼不见为净！”

“说是，这世界！做鬼不幸，活着也不称心；
谁没有家人老小，谁愿意来当兵拚命？”
“可是你不听长官说，打伤了有恤金？”

“我就不希罕那猫儿哭耗子的‘恤金’！
脑袋就是一个，我就想不透为么要上阵，

砰，砰，打自个儿的弟兄，损己，又不利人。

“你不见李二哥回来，烂了半个脸，全青？
他说前边稻田里的尸体，简直像牛粪，
全的，残的，死透的，半死的，烂臭，难闻。”

“我说这儿江南人倒懂事，他们死不当兵；
你看这路旁的皮棺，那田里玲巧的享亭，
草也青，树也青，做鬼也落个清静：

“比不得我们——可不是火车已经开行？——
天生是稻田里的牛粪——唉，稻田里的牛粪！”
“喂，卖油条的，赶上来，快，我还要六根。”

卡尔佛里[1]

喂，看热闹去，朋友！在哪儿？
卡尔佛里。今天是杀人的日子；
两个是贼，还有一个——不知到底
是谁？有人说他是一个魔鬼；
有人说他是天父的亲儿子，
米赛亚……看，那就是，他来了！
咦，为什么有人替他抗着
他的十字架？你看那两个贼，
满头的乱发，眼睛里烧着火，
十字架压着他们的肩背！
他跟着耶稣走着；唉，耶稣，
他们到底是谁？他们都说他有
权威，你看他那样子顶和善，
顶谦卑——听着，他说话了！他说：
“父呀，饶恕他们罢，他们自己
都不知道他们犯的是什么罪。”

① 此诗发表于 1924 年 11 月 17 日《晨报副镌》，原诗题下有 Caluary。

我说你觉不觉得他那话怪，
听了叫人毛管里直淌冷汗？
那黄头毛的贼，你看，好像是
梦醒了，他脸上全变了气色，
眼里直流着白豆粗的眼泪；
准是变善了！谁要能赦了他，
保管他比祭司不差什么高矮！……
再看那妇女们！小羊似的一群，
也跟着耶稣的后背，头也不包，
发也不梳，直哭，直叫，直嚷，
倒像上十字架的是她们亲生
儿子；倒像明天太阳不透亮……
再看那群得意的犹太，法利赛，
法利赛，穿着长袍，戴着高帽，
一脸奸相；他们也跟在后背，
他们这才得意哪，瞧他们那笑！
我真受不了那假味儿，你呢？
听他们还嚷着哪："快点儿去，
上'人头山'去，钉死他，活钉死他！"……
唉，躲在墙边高个儿的那个？
不错，我认得，黑黑的，脸矮矮的，
就是他该死，他就是犹大斯！
不错，他的门徒。门徒算什么？
耶稣就让他卖，卖现钱，你知道！
他们也不止一半天的交情哪：

他跟着耶稣吃苦就有好几年，
谁知他贪小，变了心，真是狗屎！
那还只前天，我听说，他们一起
吃晚饭，耶稣与他十二个门徒，
犹大斯就算一枚；耶稣早知道，
迟早他的命，他的血得让他卖；
可不是他的血？吃晚饭时他说，
他把自己的肉喂他们的饿，
也把他自己的血止他们的渴，
意思要他们逢着患难时多少
帮着一点：他还亲手舀着水
替他们洗脚，犹大斯都有分，
还拿自己的腰布替他们擦干！
谁知那大个儿的黑脸他，没等
擦干嘴，就拿他主人去换钱：——
听说那晚耶稣与他的门徒
在橄榄山上歇着，冷不防来了，
犹大斯带着路，天不亮就干，
树林里密密的火把像火蛇，
蜒着来了，真恶毒，比蛇还毒；
他一上来就亲他主人的嘴，
那是他的信号，耶稣就倒了霉，
赶明儿你看，他的鲜血就在
十字架上冻着！我信他是好人；
就算他坏，也不该让犹大斯

那样肮脏的卖，那样肮脏的卖！……

我看着惨，看他生生的让人

钉上十字架去，当贼受罪，我不干！

你没听着怕人的预言？我听说

公道一完事，天地都得昏黑——

我真信，天地都得昏黑——回家罢！

一条金色的光痕[1]（硖石土白）

得罪那，问声点看，
我要来求见徐家格位[2] 太太，有点事体……
认真则，格位就是太太，真是老太婆哩，
眼睛赤花，连太太都勿认得哩！
是欧[3]，太太，今朝特为[4] 打乡下来欧，
乌青青[5] 就出门；田里西北风度[6] 来野欧，是欧，
太太，为点事体要来求求太太呀！
太太，我拉[7] 埭上，东横头，有个老阿太[8]，

---

① 此诗最先发表于1924年2月26日《晨报副镌》。
② 格位：这位。
③ 欧：语助字，相当于“的”。
④ 特为：特地。
⑤ 乌青青：指天将亮。
⑥ 度：作“大”字解。
⑦ 我拉：我们。
⑧ 老阿太：老太婆。

姓李,亲丁末……老早死完哩,伊拉[1]格大官官[2],——
李三官,起先到街上来做长年欧——,早几年
成了弱病,田末卖掉,病末始终勿曾好;
格位李家阿太老年格运气真勿好,全靠
场头上东帮帮,西讨讨,吃一口白饭,
每年只是一件绝薄欧棉袄靠过冬欧,
上个月听得话李家阿太流火病发,
前夜子西北风起,我野[3]冻得瑟瑟叫抖,
我心里想李家阿太勿晓得那介[4]哩,
昨日子我一早走到伊屋里,真是罪过!
老阿太已经去[5]哩,冷冰冰欧滚在稻草里,
野勿晓得几时脱气欧,野呒不[6]人晓得!
我野呒不法子,只好去喊拢几个人来,
有人话是饿煞欧,有人话是冻煞欧,
我看一半是老病,西北风野作兴[7]有点欧;——
为此我到街上来,善堂里格位老爷
本[8]里一具棺材,我乘便来求求太太,

① 伊拉:他们。
② 大官:指儿子。
③ 野:也。
④ 那介:怎样。
⑤ 去:指“死去”。
⑥ 呒不:没有。
⑦ 作兴,可能。
⑧ 本:给。

做做好事，我晓得太太是顶善心欧，
顶好有旧衣裳本格件把，我还想去
买一刀锭箔；我自己屋里野是滑白[1] 欧，
我只有五升米烧顿饭本两个帮忙欧吃，
伊拉抬了材，外加收作，饭总要吃一顿欧，
太太是勿是？……嗳，是欧！嗳，是欧！
喔唷，太太认真好来，真体恤我拉穷人……
格套衣裳正好……喔唷，害太太还要
难为洋钿……喔唷，喔唷……我只得
朝太太磕一个响头，代故世欧谢谢！
喔唷，那末真真多谢，真欧，太太……

此诗最初发表时有序如下：

这几天冷了，我们祠堂门前的那条小港里也浮着薄冰，今天下午想望久了的雪也开始下了，方才有几位友人在这喝酒，虽则眼前的山景还不曾著色，也算是“赏雪”了，白炉里的白煤也烧旺了，屋子里暖融融的自然的有了一种雪天特有的风味。我在窗口望着半掩在烟雾里山林，只盼这“祥瑞的”雪花：

“Lazily and incessantly floating down and down:
Silently sifting and veiling road, roaf and railing;
Hiding difference, making unevenness even, Into
angles and crevices softly drifting and sailing.”

[1] 滑白：空无一物。

Making unevenness even！可爱的白雪，你能填平地面上的不平，但人间的不平呢？我忽然想起我娘告诉我的一件事，连带的引起了异常的感想。汤麦士哈代吹了一辈子厌世的悲调；但是一只冬雀的狂喜的狂歌，在一个大冷天的最凄凉的境地里，竟使这位厌世的诗翁也有一次怀疑他自己的厌世观，也有一次疑问这绝望的前途也许还闪耀着一点救度的光明。悲观是时代的时髦；怀疑是知识阶级的护照。我们宁可把人类看作一堆自私的肉欲，把人道贬入兽道，把宇宙看作一团的黑气，把天良与德性认做作伪与梦呓，把高尚的精神析成心理分析的动机……我也是不很敢相信牧师与塾师与"主张精神生活的哲学家"的劝世谈的一个：即使人生的日子里，不是整天的下雨，这样的愁云与惨雾，伦敦的冬天似的，至少告诫我们出门时还是带上雨具的妥当。但我却也相信这愁云与惨雾并不是永久没有散开的日子，温暖的阳光也不是永远辞别了人间；真的，也许就在大雨泻的时候，你要是有耐心站在广场上望时，西边的云罅里也已经分明的透露着金色的光痕了！下面一首诗里的实事，有人看来也许便是一条金色的光痕——除了血色的一堆自私的肉欲，人们并不是没有更高尚的元素了！

来了一个妇人，一个乡里来的妇人，
穿着一件粗布棉袄，一条紫棉绸的裙，
一双发肿的脚，一头花白的头发，

慢慢地走上我们前厅的石阶；
手扶着一扇堂窗，她抬起她的头，
望着厅堂上的陈设，颤动着她的牙齿脱尽了的口。
她开口问了：——

灰色的人生

我想——我想开放我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
我想拉破我的袍服，我的整齐的袍服，露出我的胸膛，肚腹，肋骨与筋络；
我想放散我一头的长发，像一个游方僧似的散披着一头的乱发；
我也想跣我的脚，跣我的脚，在巉牙似的道上，快活地，无畏地走着。

我要调谐我的嗓音，傲慢的，粗暴的，唱一阕荒唐的，摧残的，弥漫的歌调；
我伸出我的巨大的手掌，向着天与地，海与山，无餍地求讨，寻捞；
我一把揪住了西北风，问它要落叶的颜色，
我一把揪住了东南风，问它要嫩芽的光泽；
我蹲身在大海的边旁，倾听它的伟大的酣睡的声浪；
我捉住了落日的彩霞，远山的露霭，秋月的明辉，散放在我的发上，胸前，袖里，脚底……

我只是狂喜地大踏步地向前——向前——口唱着暴
　烈的，粗伧的，不成章的歌调；
来，我邀你们到海边去，听风涛震撼大空的声调；
来，我邀你们到山中去，听一柄利斧斫伐老树的清
　音；
来，我邀你们到密室里去，听残废的，寂寞的灵魂
　的呻吟；
来，我邀你们到云霄外去，听古怪的大鸟孤独的悲
　鸣；
来，我邀你们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
　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
　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和着深秋的风
　声与雨声——合唱的"灰色的人生"！

破　　庙[1]

慌张的急雨将我
赶入了黑丛丛的山坳，
迫近我头顶在腾拿，
恶狠狠的乌龙巨爪；
枣树兀兀地隐蔽着
一座静悄悄的破庙，
我满身的雨点雨块，
躲进了昏沉沉的破庙；

雷雨越发来得大了：
霍隆隆半天里霹雳，
豁喇喇林叶树根苗，
山谷山石，一齐怒号，
千万条的金剪金蛇，
飞入阴森森的破庙，
我浑身战抖，趁电光

① 此诗发表于1923年6月11日《晨报·文学旬刊》。

估量这冷冰冰的破庙;

我禁不住大声啼叫,
电光火把似的照耀,
照出我身旁神龛里
一个青面狞笑的神道,
电光去了,霹雳又到,
不见了狞笑的神道,
硬雨石块似的倒泻——
我独身藏躲在破庙;

千年万年应该过了!
只觉得浑身的毛窍,
只听得骇人声怪叫,
只记得那凶恶的神道,
忘记了我现在的破庙;
好容易雨收了,雷休了,
血红的太阳,满天照耀,
照出一个我,一座破庙!

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
太阳为我照上了二十几个年头，
我只是个孩子，认不识半点愁；
忽然有一天——我又爱又恨那一天——
我心坎里痒齐齐的有些不连牵，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的上当，
有人说是受伤——你摸摸我的胸膛——
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
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这来我变了，一只没笼头的马，
跑遍了荒凉的人生的旷野；
又像那古时间献璞玉的楚人，
手指着心窝，说这里面有真有真，
你不信时一刀拉破我的心头肉，
看那血淋淋的一掬是玉不是玉；
血！那无情的宰割，我的灵魂！

是谁逼迫我发最后的疑问？
疑问！这回我自己幸喜我的梦醒，
上帝，我没有病，再不来对你呻吟！
我再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分；
我只要这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
从此再不问恋爱是什么一回事，
反正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有如在火一般可爱的阳光里，偃卧在长梗的，杂乱的丛草里，听初夏第一声的鹧鸪，从天边直响入云中，从云中又回响到天边；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里，月光温柔的手指，轻轻的抚摩着一颗颗热伤了的砂砾，在鹅绒般软滑的热带的空气里，听一个骆驼的铃声，轻灵的，轻灵的，在远处响着，近了，近了，又远了……

有如在一个荒凉的山谷里，大胆的黄昏星，独自临照着阳光死去了的宇宙，野草与野树默默的祈祷着，听一个瞎子，手扶着一个幼童，铛的一响算命锣，在这黑沉沉的世界里回响着；

有如在大海里的一块礁石上，浪涛像猛虎般的狂扑着，天空紧紧的绷着黑云的厚幕，听大海向那威吓着的风暴，低声的，柔声的，忏悔它一切的罪恶；

有如在喜马拉雅的顶巅，听天外的风，追赶着天外的云的急步声，在无数雪亮的山壑间回响着；

有如在生命的舞台的幕背，听空虚的笑声，失望与痛苦的呼吁声，残杀与淫暴的狂欢声，厌世与自杀的高歌

声，在生命的舞台上合奏着；

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曼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磬，谐音盘礴在宇宙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

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

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是故乡吗？是故乡吗？

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
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
　寂灭的，无疆的，和谐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槃！赞美呀，涅槃！

毒　　药[1]

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微笑，不
　是我说笑的日子，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利刃；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
　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
　声调是像坟堆里的夜鸮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
　切的和谐，我的口音像是冤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
　一切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
但是相信我，真理是在我的话里虽则我的话像是毒
　药，真理是永远不含糊的虽则我的话里仿佛有两
　头蛇的舌，蝎子的尾尖，蜈蚣的触须；只因为我的
　心里充满着比毒药更强烈，比咒诅更狠毒，比火焰
　更猖狂，比死更深奥的不忍心与怜悯心与爱心，所
　以我说的话是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虚无的；
相信我，我们一切的准绳已经埋没在珊瑚土打紧的
　墓宫里，最劲冽的祭肴的香味也穿不透这严封的

① 《婴儿》、《白旗》、《毒药》三首均写于1924年4月前后。最初见于《落叶》一文。

地层：一切的准则是死了的；

我们一切的信心像是顶烂在树枝上的风筝，我们手里擎着这迸断了的鹞线：一切的信心是烂了的；

相信我，猜疑的巨大的黑影，像一块乌云似的，已经笼盖着人间一切的关系：人子不再悲哭他新死的亲娘，兄弟不再来携着他姊妹的手，朋友变成了寇仇，看家的狗回头来咬他主人的腿：是的，猜疑淹没了一切；在路旁坐着啼哭的，在街心里站着的，在你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奸污的处女：池潭里只见些烂破的鲜艳的荷花；

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浮荇似的，五具残缺的尸体，它们是仁义礼智信，向着时间无尽的海澜里流去；

这海是一个不安靖的海，波涛猖獗的翻着，在每个浪头的小白帽上分明的写着人欲与兽性；

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

听呀，这一片淫猥的声响，听呀，这一片残暴的声响；

虎狼在热闹的市街里，强盗在你们妻子的床上，罪恶在你们深奥的灵魂里……

白　旗

来，跟着我来，拿一面白旗在你们的手里——不是上面写着激动怨毒，鼓励残杀字样的白旗，也不是涂着不洁净血液的标记的白旗，也不是画着忏悔与咒语的白旗（把忏悔画在你们的心里）；

你们排列着，噤声的，严肃的，像送丧的行列，不容许脸上留存一丝的颜色，一毫的笑容，严肃的，噤声的，像一队决死的兵士；

现在时辰到了，一齐举起你们手里的白旗，像举起你们的心一样，仰看着你们头顶的青天，不转瞬的，恐惶的，像看着你们自己的灵魂一样；

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熬着，壅着，迸裂着，滚沸着的眼泪流，直流，狂流，自由的流，痛快的流，尽性的流，像山水出峡似的流，像暴雨倾盆似的流……

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咽着，压迫着，挣扎着，汹涌着的声音嚎，直嚎，狂嚎，放肆的嚎，凶狠的嚎，像飓风在大海波涛间的嚎，像你们丧失了最亲爱的骨肉时的嚎……

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回复了的天性忏悔，让眼泪

的滚油煎净了的，让嚎恸的雷霆震醒了的天性忏悔，
默默的忏悔，悠久的忏悔，沉彻的忏悔，像冷峭的星
光照落在一个寂寞的山谷里，像一个黑衣的尼僧匍
伏在一座金漆的神龛前；…………
在眼泪的沸腾里，在嚎恸的酣彻里，在忏悔的沉寂里，
你们望见了上帝永久的威严。

婴　儿

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
　香的婴儿出世：——
　你看他那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她那少妇的安详，柔和，端丽，现在在剧烈的阵痛里
　变形成不可信的丑恶：你看她那遍体的筋络都在她
　薄嫩的皮肤底里暴涨着，可怕的青色与紫色，像受惊
　的水青蛇在田沟里急泅似的，汗珠站在她的前额上
　像一颗颗的黄豆，她的四肢与身体猛烈的抽搐着，畸
　屈着，奋挺着，纠旋着，仿佛她垫着的席子是用针尖
　编成的，仿佛她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
　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
　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魔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时紧紧
　的阖着，一时巨大的睁着，她那眼，原来像冬夜池潭
　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像
　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
　朱红色的口唇，现在像是炉底的冷灰，她的口颤着，
　撅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她一息的平
　安，她的发是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像揪乱的

麻丝，她的手指间紧抓着几穗拧下来的乱发；
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但她还不曾绝望，她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微，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
死神的逼迫；
她还不曾放手，因为她知道（她的灵魂知道！）这苦痛不是无因的，因为她知道她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她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涵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
因为她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机；
因为她知道这忍耐是有结果的，在她剧痛的昏瞀中，她仿佛听着上帝准许人间祈祷的声音，她仿佛听着天使们赞美未来的光明的声音；
因此她忍耐着，抵抗着，奋斗着……她抵拼绷断她统体的纤微，她要赎出在她那胎宫里动荡的生命，在她一个完全，美丽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
最锐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锐利最沉酣的快感……

翡冷翠的一夜

第一辑　翡冷翠的一夜

翡冷翠的一夜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迟早有那一天；
你愿意记着我，就记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时空着恼，
只当是一个梦，一个幻想；
只当是前天我们见的残红，
怯怜怜的在风前抖擞，一瓣，
两瓣，落地，叫人踩，变泥……
唉，叫人踩，变泥——变了泥倒干净，
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伧，累赘，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来，你何苦来……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来，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见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爱，我的恩人，
你教给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爱，

你惊醒我的昏迷，偿还我的天真，
没有你我哪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摸我的心，它这下跳得多快；
再摸我的脸，烧得多焦，亏这夜黑
看不见；爱，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别亲我了，我受不住这烈火似的活，
这阵子我的灵魂就像是火砖上的
熟铁，在爱的锤子下，砸，砸，火花
四散的飞洒……我晕了，抱着我，
爱，就让我在这儿清静的园内，
闭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头顶白杨树上的风声，沙沙的，
算是我的丧歌，这一阵清风，
橄榄林里吹来的，带着石榴花香，
就带了我的灵魂走，还有那萤火，
多情的殷勤的萤火，有他们照路，
我到了那三环洞的桥上再停步，
听你在这儿抱着我半暖的身体，
悲声的叫我，亲我，摇我，咂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着清风走，
随他领着我，天堂，地狱，哪儿都成，
反正丢了这可厌的人生，实现这死
在爱里，这爱中心的死，不强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着……你伴着我死？

什么,不成双就不是完全的"爱死",
要飞升也得两对翅膀儿打伙,
进了天堂还不一样的得照顾,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没有我;
要是地狱,我单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说地狱不定比这世界文明
(虽则我不信,)像我这娇嫩的花朵,
难保不再遭风暴,不叫雨打,
那时候我喊你,你也听不分明,——
那不是求解脱反投进了泥坑,
倒叫冷眼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运,笑你懦怯的粗心?
这话也有理,那叫我怎么办呢?
活着难,太难,就死也不得自由,
我又不愿你为我牺牲你的前程……
唉!你说还是活着等,等那一天!
有那一天吗?——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丢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这是命;
但这花,没阳光晒,没甘露浸,
不死也不免瓣尖儿焦萎,多可怜!
你不能忘我,爱,除了在你的心里,
我再没有命;是,我听你的话,我等,
等铁树儿开花我也得耐心等;
爱,你永远是我头顶的一颗明星: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变一个萤火，
在这园里，挨着草根，暗沉沉的飞，
黄昏飞到半夜，半夜飞到天明，
只愿天空不生云，我望得见天，
天上那颗不变的大星，那是你，
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隔着夜，
隔着天，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

六月十一日，一九二五年翡冷翠山中

呻 吟 语

我亦愿意赞美这神奇的宇宙，
我亦愿意忘却了人间有忧愁，
　　像一只没挂累的梅花雀，
　　清朝上歌唱，黄昏时跳跃；——
假如她清风似的常在我的左右！

我亦想望我的诗句清水似的流，
我亦想望我的心池鱼似的悠悠；
　　但如今膏火是我的心，
　　再休问我闲暇的诗情？——
上帝！你一天不还她生命与自由！

"我 要 你"[1]

("Amoris Victima"[2] 第六首 Arthar Symous)

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的,这多久
是我唯一的奴隶,我唯一的女后。
我不能没有你:你早经变成了
我自身的血肉,比我的更切要。
我要你!随你开口闭口,笑或是嗔,
只要你来伴着我一个小小的时辰,
让我亲吻你,你的手,你的发,你的口,
让我在我的手腕上感觉你的指头。
我不能没有你。世上多的是男子们,
他们爱,说一声再会,转身又是昏沉:
我只是知道我要你,我要的就只你,
就为的是我要你。只要你能知道些微
我怎样的要你!假如你一天知道
我心头要你的饿慌,要你的火烧!

① 此诗为译诗,作者:阿瑟·西蒙斯。
② 拉丁文:爱的牺牲。

他怕他说出口

（朋友，我懂得那一条骨鲠，
　难受不是？——难为你的咽喉；）
“看，那草瓣上蹲着一只蚱蜢，
　那松林里的风声像是箜篌。”

（朋友，我明白，你的眼水里
　闪动着你真情的泪晶；）
“看，那一双蝴蝶连翩的飞；
　你试闻闻这紫兰花馨！”

（朋友，你的心在怦怦的动：
　我的也不一定是安宁；）
“看，那一对雌雄的双虹！
　在云天里卖弄着娉婷；”

（这不是玩，还是不出口的好，
　我顶明白你灵魂里的秘密：）
那是句致命的话，你得想到，

回头你再来追悔那又何必！

（我不愿你进火焰里去遭罪，
　就我——就我也不情愿受苦！）
“你看那双虹已经完全破碎；
　花草里不见了蝴蝶儿飞舞。”

（耐着！美不过这半绽的花蕾；
　何必再添深这颊上的薄晕？）
“回走吧，天色已是怕人的昏黑，——
　明儿再来看鱼肚色的朝云！”

偶　　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珊　　瑚

你再不用想我说话，
　我的心早沉在海水底下；
你再不用向我叫唤：
　因为我——我再不能回答！

除非你——除非你也来在
　这珊瑚骨环绕的又一世界：
等海风定时的一刻清静，
　你我来交互你我的幽叹。

变与不变

树上的叶子说："这来又变样儿了，
你看，有的是抽心烂，有的是卷边焦！"
"可不是，"答话的是我自己的心：
它也在冷酷的西风里退色，凋零。

这时候连翩的明星爬上了树尖；
"看这儿，"它们仿佛说，"有没有改变？"
"看这儿，"无形中又发动了一个声音，
"还不是一样鲜明？"——插话的是我的魂灵！

丁当——清新

檐前的秋雨在说什么？
　它说摔了她，忧郁什么？
我手拿起案上的镜框，
　在地平上摔了一个丁当。

檐前的秋雨又在说什么？
　“还有你心里那个留着做什么？”
蓦地里又听见一声清新——
　这回摔破的是我自己的心！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手剥一层层莲衣，
　看江鸥在眼前飞，
　忍含着一眼悲泪——
我想着你，我想着你，啊小龙！

我尝一尝莲瓤，回味曾经的温存：——
　那阶前不卷的重帘，
　掩护着同心的欢恋：
　我又听着你的盟言，
“永远是你的，我的身体，我的灵魂。”

我尝一尝莲心，我的心比莲心苦；
　我长夜里怔忡，
　挣不开的恶梦，
　谁知我的苦痛？
你害了我，爱，这日子叫我如何过？

但我不能责你负，我不忍猜你变，
　我心肠只是一片柔：
　你是我的！我依旧
　将你紧紧的抱搂——
除非是天翻——但谁能想象那一天？

客　　中[①]

今晚天上有半轮的下弦月；
　　我想携着她的手，
　　往明月多处走——
一样是清光，我说，圆满或残缺。

园里有一树开剩的玉兰花；
　　她有的是爱花癖，
　　我爱看她的怜惜——
一样是芬芳，她说，满花与残花。

浓阴里有一只过时的夜莺；
　　她受了秋凉，
　　不如从前浏亮——
快死了，她说，但我不悔我的痴情！

① 此诗原写在《志摩日记》1925年9月13日的《爱眉小札》内。该诗曾署名海谷发表于1925年12月10日《晨报副镌》。

但这莺，这一树花，这半轮月——
　　我独自沉吟，
　　对着我的身影——
她在那里，啊，为什么伤悲，凋谢，残缺？

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①]

今夜困守在大沽口外：
　　绝海里的俘虏，
　　对着忧愁申诉；
桅上的孤灯在风前摇摆：
　　天昏昏有层云裹，
　　那掣电是探海火！

你说不自由是这变乱的时光？
　　但变乱还有时罢休，
　　谁敢说人生有自由？
今天的希望变作明天的怅惘；
　　星光在天外冷眼瞅，
　　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

我此时在凄冷的甲板上徘徊，
　　听海涛迟迟的吐沫，

① 此诗作于1924年3月12日。发表于1926年3月22日《晨报副镌》。

心空如不波的湖水；
只一丝云影在这湖心里晃动——
不曾渗透的一个迷梦，
不忍渗透的一个迷梦！

半夜深巷琵琶

又被它从睡梦中惊醒，深夜里的琵琶！
　　是谁的悲思，
　　是谁的手指，
像一阵凄风，像一阵惨雨，像一阵落花，
　　在这夜深深时，
　　在这睡昏昏时，
挑动着紧促的弦索，乱弹着宫商角徵，
　　和着这深夜，荒街，
　　柳梢头有残月挂，
啊，半轮的残月，像是破碎的希望他，他
　　头戴一顶开花帽，
　　身上带着铁链条，
在光阴的道上疯了似的跳，疯了似的笑，
　　完了，他说，吹糊你的灯，
　　她在坟墓的那一边等，
等你去亲吻，等你去亲吻，等你去亲吻？

决　断

我的爱：
再不可迟疑；
误不得
这唯一的时机，

天平秤——
在你自己心里，
哪头重——
法码都不用比！

你我的——
哪还用着我提？
下了种，
就得完功到底。

生，爱，死——
三连环的迷谜；
拉动一个，

两个就跟着挤。

老实说，
我不希罕这活，
这皮囊，——
哪处不是拘束。

要恋爱，
要自由，要解脱——
这小刀子，
许是你我的天国！

可是不死
就得跑，远远的跑；
谁耐烦
在这猪圈里捞骚？

险——
不用说，总得冒，
不拚命，
哪件事拿得着？

看那星，
多勇猛的光明！
看这夜，

多庄严，多澄清！

走罢，甜，
前途不是暗昧；
多谢天，
从此跳出了轮回！

最后的那一天

在春风不再回来的那一年，
在枯枝不再青条的那一天，
　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
　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
太阳，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间；

在一切标准推翻的那一天，
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
　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
　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
赤裸裸的灵魂们匍匐在主的跟前；——

我爱，那时间你我再不必张皇，
更不须申诉，辩冤，再不必隐藏，——
　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并蒂莲，
　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
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起造一座墙"

你我千万不可亵渎那一个字，
别忘了在上帝跟前起的誓。
我不仅要你最柔软的柔情，
蕉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
我要你的爱有纯钢似的强，
在这流动的生里起造一座墙；
任凭秋风吹尽满园的黄叶，
任凭白蚁蛀烂千年的画壁；
就使有一天霹雳震翻了宇宙，——
也震不翻你我"爱墙"内的自由！

望　　月

月：我隔着窗纱，在黑暗中，
望她从巉岩的山肩挣起——
一轮惺松的不整的光华：
像一个处女，怀抱着贞洁，
惊惶的，挣出强暴的爪牙；

这使我想起你，我爱，当初
也曾在恶运的利齿间捱！
但如今，正如蓝天里明月，
你已升起在幸福的前峰，
洒光辉照亮地面的坎坷！

白须的海老儿

那船平空在海中心抛锚，
也不顾我心头野火似的烧！
那白须的海老倒像有同情，
他声声问的是为甚不进行？

我伸手向黑暗的空间抱，
谁说这缥缈不是她的腰？
我又飞吻给银河边的星，
那是我爱最灵动的明睛。

但这来白须的海老又生恼
（他忌妒少年情，别看他年老！）
他说你情急我偏给你不行，
你怎生跳度这碧波的无垠？

果然那老顽皮有他的蹊跷，

这心头火差一点变海水里泡！
但此时我忙着亲我爱的香唇，
谁耐烦再和白须的海老儿争？

再休怪我的脸沉

不要着恼，乖乖，不要怪嫌
　　我的脸绷得直长，
　　我的脸绷得是长，
可不是对你，对恋爱生厌。

不要凭空往大坑里盲跳：
　　胡猜是一个大坑，
　　这里面坑得死人；
你听我讲，乖，用不着烦恼。

你，我的恋爱，早就不是你：
　　你我早变成一身，
　　呼吸，命运，灵魂——
再没有力量把你我分离。

你我比是桃花接上竹叶，
　　露水合着嘴唇吃，
　　经脉胶成同命丝，

单等春风到开一个满艳。

谁能怀疑他自创的恋爱？
　　天空有星光耿耿，
　　冰雪压不倒青春，
任凭海有时枯，石有时烂！

不是的，乖，不是对爱生厌！
　　你胡猜我也不怪，
　　我的样儿是太难，
反正我得对你深深道歉。

不错，我恼，恼的是我自己：
　　（山怨土堆不够高；
　　河对水私下唠叨。）
恨我自己为甚这不争气。

我的心（我信）比似个浅洼：
　　跳动着几条泥鳅，
　　积不住三尺清流，
盼不到天光，映不着彩霞；

又比是个力乏的朝山客；
　　他望见白云缭绕，
　　拥护着山远山高，

但他只能在倦疲中沉默；

也不是不认识上天威力：
　　他何尝甘愿绝望，
　　空对着光阴怅惘——
你到深夜里来听他悲泣！

就说爱，我虽则有了你，爱，
　　不愁在生命道上
　　感受孤立的恐慌，
但天知道我还想往上攀！

恋爱，我要更光明的实现：
　　草堆里一个萤火
　　企慕着天顶星罗：
我要你我的爱高比得天！

我要那洗度灵魂的圣泉，
　　洗掉这皮囊腌臜，
　　解放内裹的囚犯，
化一缕轻烟，化一朵青莲。

这，你看，才叫是烦恼自找；
　　从清晨直到黄昏，
　　从天昏又到天明，

活动着我自剖的一把钢刀！

不是自杀，你得认个分明。
　　劈去生活的余渣，
　　为要生命的精华；
给我勇气，啊，唯一的亲亲！

给我勇气，我要的是力量，
　　快来救我这围城，
　　再休怪我的脸沉，
快来，乖乖，抱住我的思想！

四月二十二日

天神似的英雄

这石是一堆粗丑的顽石，
这百合是一丛明媚的秀色；
但当月光将花影描上石隙，
这粗丑的顽石也化生了媚迹。

我是一团臃肿的凡庸，
她的是人间无比的仙容；
但当恋爱将她偎入我的怀中，
就我也变成了天神似的英雄！

第二辑 再不见雷峰

再不见雷峰[1]

再不见雷峰，雷峰坍成了一座大荒冢，
顶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葱；
顶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葱，
再不见雷峰，雷峰坍成了一座大荒冢。

为什么感慨，对着这光阴应分的摧残？
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
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
发什么感慨，对着这光阴应分的摧残？

为什么感慨：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
镇压还不如掩埋来得痛快！
镇压还不如掩埋来得痛快，
发什么感慨：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

---

① 此诗原写在《志摩日记》1925年9月17日《爱眉小札》内。发表于1925年10月5日《晨报副镌》。

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
　　像曾经的幻梦，曾经的爱宠；
　　像曾经的幻梦，曾经的爱宠，
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

九月，西湖。

大　　帅（战歌之一）

（见日报，前敌战士，随死随掩，间有未死者，即被活埋。）

“大帅有命令以后打死了的尸体
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挫气，）
　就在前边儿挖一个大坑，
　拿瘪了的弟兄们往里扔，
　　掷满了给平上土，
　　给它一个大糊涂，
　　也不用给做记认，
　　管他是姓贾姓曾！
也好，省得他们家里人见了伤心：
　娘抱着个烂了的头，
　弟弟提溜着一支手，
新娶的媳妇到手个脓包的腰身！”

“我说这坑死人也不是没有味儿，
有那西晒的太阳做我们的伴儿，
　瞧我这一抄，抄住了老丙，

他大前天还跟我吃烙饼,
　叫了壶大白干,
　咱们俩随便谈,
　你知道他那神气,
　一只眼老是这挤:
谁想他来不到三天就做了炮灰,
　老丙他打仗倒是勇,
　　你瞧他身上的窟窿!——
去你的,老丙,咱们来就是当死坯!

"天快黑了,怎么好,还有这一大堆?
听炮声,这半天又该是我们的毁!
　麻利点儿,我说你瞧,三哥,
　那黑刺刺的可不又是一个!
　　嘿,三哥,有没有死的,
　　还开着眼流着泪哩!
　　我说三哥这怎么来,
　　总不能拿人活着埋!"——
"吁,老五,别言语,听大帅的话没有错:
　见个儿就给铲,
　见个儿就给埋,
躲开,瞧我的;欧,去你的,谁跟你啰嗦!"

人　变　兽(战歌之二)

朋友,这年头真不容易过,
你出城去看光景就有数:——
柳林中有乌鸦们在争吵,
分不匀死人身上的脂膏;

城门洞里一阵阵的旋风
起,跳舞着没脑袋的英雄,
那田畦里碧葱葱的豆苗,
你信不信全是用鲜血浇!
还有那井边挑水的姑娘,
你问她为甚走道像带伤——

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
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

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这年头活着不易”

昨天我冒着大雨到烟霞岭下访桂；
　　南高峰在烟霞中不见，
　　在一家松茅铺的屋檐前
　　我停步，问一个村姑今年
翁家山的桂花有没有去年开的媚，

那村姑先对着我身上细细的端详：
　　活像只羽毛浸瘪了的鸟，
　　我心想，她定觉得蹊跷，
　　在这大雨天单身走远道，
倒来没来头的问桂花今年香不香。

“客人，你运气不好，来得太迟又太早；
　　这里就是有名的满家弄，
　　往年这时候到处香得凶，
　　这几天连绵的雨，外加风，
弄得这稀糟，今年的早桂就算完了。”

果然这桂子林也不能给我点子欢喜：
　　枝上只见焦萎的细蕊，
　　看着凄惨，唉，无妄的灾！
　　为什么这到处是憔悴？
这年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

西湖，九月。

庐山石工歌

一

唉浩！唉浩！唉浩！
　唉浩！唉浩！
我们起早，唉浩，
　看东方晓，唉浩，东方晓！
唉浩！唉浩！
　鄱阳湖低！唉浩，庐山高！
　　　唉浩，庐山高；唉浩，庐山高；
唉浩！庐山高！
　　唉浩，唉浩！唉浩！
　　　唉浩！唉浩！

二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

我们早起，浩唉！
看白云低，浩唉！白云飞！
　浩唉！浩唉！
天气好，浩唉！上山去；
　浩唉；上山去；浩唉；上山去；
　　　浩唉，上山去！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

三

浩唉！唉浩！浩唉！
唉浩！浩唉！唉浩！
浩唉！唉浩！浩唉！
唉浩！浩唉！唉浩！
　太阳好，唉浩太阳焦，
　　赛如火烧，唉浩！
大风起浩唉，白云铺地；
　当心脚底，浩唉；
　　浩唉，电闪飞，唉浩，大雨暴；
天昏，唉浩，地黑，浩唉
　天雷到，浩唉，天雷到！
　浩唉，鄱阳湖低；唉浩，五老峰高！
　浩唉，上山去，唉浩，上山去！

浩唉，上山去！

　　唉浩，鄱阳湖低！浩唉，庐山高！

唉浩，上山去，浩唉，上山去！

　唉浩，上山去！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浩唉！

【附录】

致刘勉己[1]函

勉己兄：

我记得临走那一天交给你的稿子里有一首《庐山石工歌》，盼望你没有遗失，那首如其不曾登出，我想加上几句注解。庐山牯岭一带造屋是用本山石的，开山的石工大都是湖北人，他们在山坳间结茅住家，早晚做工，赚钱有限，仅够粗饱，但他们的精神却并不颓丧（这是中国人的好处）。我那时住在小天池，正对鄱阳湖，每天早上太阳不曾驱净雾气，天地还只暗沉沉的时候，石工们已经开始工作，浩唉的声音从邻近的山上度过来，听了别有一种悲凉的情调。天快黑的时候，这浩唉的声音也特别的动人。我与歆海住庐山一个半

[1] 刘勉己，《晨报》的编辑。

月，差不多每天都听着那石工的歌喊，一时缓，一时急，一时断，一时续，一时高，一时低，尤其是在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是痛苦人间的呼吁，还是你听着自己灵魂里的悲声？Chaliapin [①]（俄国著名歌者）有一只歌，叫做《鄂尔加河上的舟人歌》（《Volga Boatmen's Song》）[②]是用回返重复的低音，仿佛鄂尔加河沉着的涛声，表现俄国民族伟大沉默的悲哀。我当时听了庐山石工的叫声，就想起他的音乐，这三段石工歌便是从那个经验里化成的。我不懂得音乐，制歌不敢自信，但那浩唉的声调至今还在我灵府里动荡，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样天然的音籁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志　摩

三月十六日，西伯利亚。

① 夏列亚平：苏联著名男低音歌唱家。

② 现通译为《伏尔加船夫曲》。

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我早年时想象
你不是受上天恩情的地域：
荒凉，严肃，不可比况的冷酷。
在冻雾里，在无边的雪地里，
在局促的生灵们，半像鬼，枯瘦，
黑面目，伛偻，默无声的工作。
在他们，这地面是寒冰的地狱，
天空不留一丝霞彩的希冀，
更不问人事的恩情，人情的旖旎；
这是为怨郁的人间淤藏怨郁，
茫茫的白雪里渲染人道的鲜血，
西伯利亚，你象征的是恐怖，荒虚。

但今天，我面对这异样的风光——
不是荒原，这春夏间的西伯利亚，
更不见严冬时的坚冰，枯枝，寒鸦；
在这乌拉尔东来的草田，茂旺，葱秀，
牛马的乐园，几千里无际的绿洲，

更有那重叠的森林，赤松与白杨，
灌属的小丛林，手挽手的滋长；
那赤皮松，像巨万赭衣的战士，
森森的，悄悄的，等待冲锋的号示，
那白杨，婀娜的多姿，最是那树皮，
白如霜，依稀林中仙女们的轻衣；
就这天——这天也不是寻常的开朗：
看，蓝空中往来的是轻快的仙航，——
那不是云彩，那是天神们的微笑，
琼花似的幻化在这圆穹的周遭……

一九二五年过西伯利亚倚车窗眺景随笔

西伯利亚道中
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

我捡起一枝肥圆的芦梗，
　　在这秋月下的芦田；
我试一试芦笛的新声，
　　在月下的秋雪庵前。

这秋月是纷飞的碎玉，
　　芦田是神仙的别殿；
我弄一弄芦管的幽乐——
　　我映影在秋雪庵前。

我先吹我心中的欢喜——
　　清风吹露芦雪的酥胸；
我再弄我欢喜的心机——
　　　　芦田中见万点的飞萤。

我记起了我生平的惆怅，

　　中怀不禁一阵的凄迷，
笛韵中也听出了新来凄凉——
　　近水间有断续的蛙啼。

这时候芦雪在明月下翻舞，
　　我暗地思量人生的奥妙，
我正想谱一折人生的新歌，
　　啊，那芦笛（碎了）再不成音调！

这秋月是缤纷的碎玉，
　　芦田是仙家的别殿；
我弄一弄芦管的幽乐，——
　　我映影在秋雪庵前。

我捡起一枝肥圆的芦梗，
　　在这秋月下的芦田；
我试一试芦笛的新声，
　　在月下的秋雪庵前。

在哀克刹脱教堂前(Excter)

这是我自己的身影，今晚间
　倒映在异乡教宇的前庭，
一座冷峭峭森严的大殿，
　一个峭阴阴孤耸的身影。

我对着寺前的雕像发问：
　“是谁负责这离奇的人生？”
老朽的雕像瞅着我发楞，
　仿佛怪嫌这离奇的疑问。

我又转问那冷郁郁的大星，
　它正升起在这教堂的后背，
但它答我以嘲讽似的迷瞬，
　在星光下相对，我与我的迷谜！

这时间我身旁的那棵老树，
　他荫蔽着战迹碑下的无辜，
幽幽的叹一声长气，像是

　凄凉的空院里凄凉的秋雨。
他至少有百余年的经验，
　人间的变幻他什么都见过；
生命的顽皮他也曾计数：
　春夏间汹汹，冬季里婆娑。

他认识这镇上最老的前辈，
　看他们受洗，长黄毛的婴孩；
看他们配偶，也在这教门内，——
　最后看他们的名字上墓碑！

这半悲惨的趣剧他早经看厌，
　他自身痈肿的残余更不沾恋；
因此他与我同心发一阵叹息——
　啊！我身影边平添了斑斑的落叶！

一九二五，七月。

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1]

太阳往西边落，
　　我跟着他赛跑，
看谁先赶下地，
　　到地里去躲好。

那时他赶上我前，
　　但胜利还是我的，
因为他，还得出现，
　　我从此躲在地底。

① 此诗为译诗，作者：哈代。

在火车上一次心软[①]

在清朝时过一座教堂，
再过去望见海滨的黄沙，
正午过一处烟黑的村庄，
下午过一座森林，黑橡与赤杨，
　　最后瞥见了在月台上的她：

她不曾见我，这光艳的妙影。
我自问，“你敢在此下车，为她？”
但我坐在车厢里踌躇未定，
车轮已经离站开行。顽冥！
　　假如你曾经下车，为她！

---

① 此诗为译诗，作者：哈代。

图下的老江[1]

Jonn of Tours (old French)

到了家了，图下的老江，
他身体可老大的不爽。
“您好，我的妈，您好，我的儿；
媳妇给你生了个小孩儿。”
“妈，那你先去，到地板上
替我去铺上一张床；
轻轻儿的妈，您小心走道，
别让我的媳妇听到。”
那晚到半夜的光景，
老江睡着了，从此不醒。
“啊我的好妈，您告我
下面有人哭为甚么？”
“媳妇那是小孩儿们
为牙疼哭得你烦心。”
“可是您得告我，我的妈，

① 此诗为译诗，作者罗赛蒂(D. G. Rossetti)，十九世纪英国画家、诗人。

谁在那儿钉板似的打？”
“媳妇，那是叫来的木工，
收拾那楼梯上的破缝。”
“那又是什么，我的亲娘，
是谁吹得那样的凄凉？”
“儿呀，那是游街的教士，
在我们门前，唱赞美诗。”
“那么你说，我的婆婆，
我今天衣服该穿什么？”
“蓝的也好，儿呀，红的也成，
可是我说穿黑，倒顶时新，”
“可是我妈，你得明白说，
为什么您吊眼泪直哭？”
“喔！事情要亮总得亮，
他死了，你知道——老江。”
“娘，那你关照做坟的，
做大些，放两个人的；
咳，还得放大点儿尺寸，
反正这小孩儿也活不成。”

“新婚与旧鬼”[1]

“The Hour and the Ghost”

新娘

　　郎呀，郎，抱着我
　　他要把我们拆散；
　　我怕这风狂如虎，
　　与这冷酷的暴烈的海：
　　看呀，那远远的山边，
　　松林里有火光炎炎；
　　那是为我点着的灯台。

新郎

　　你在我的怀里，我爱，
　　谁敢来将你侵犯；
　　那是北极的星芒灿烂。

鬼

　　跟我来，负心的女，
　　回我们家去，回家去。

---

[1] 此诗为译诗，作者是罗赛蒂的妹妹(Christina Rossetti)。

这是我的话，我的声：
我曾经求你的爱，
你也曾答我的情，
来，我们的安乐窝已经落成——
快来同登大海的彼岸。

新娘

紧紧的搂住我，我的爱，
他责问我已往的盟约，
他抓我的手，扼我的腕，
郎呀，休让他将我剽掠。
他要剜去你的心头肉，
我抵抗他的强暴无法：
他指着那阴森的地狱，
我心怯他的恫吓：——
呀，我摆不脱曾经的盟约！

新郎

偎着我，闭着你的眼：
就只你与我，地与天，
放心，我爱，再没有祸变。

鬼

偎着我，跟着我来，
我是你的保护与引导：
我不耐烦等着，快来，
我们的新床已经安好。
是呀，新的房与新的床，

长生不老，我是夫，你是妻，
乐园在眼前，只要你的眼闭，
来呀，实现盟约的风光。

新娘

饶着我，再说一句话，
趁我的心血不曾冷，
趁我的意志不曾败，
趁我的呼吸不曾凉。
不要忘记我，我的郎，
我便负心，你不要无常，
留给我你的心，我的郎君，
永葆着情真与恩缘；
在寂寞的冷落的冬夜，
我的魂许再来临，我的郎君。

新郎

定一定心，我爱，安你的神：
休教幻梦纠缠你的心灵：
那有什么变与死，除了安宁？

鬼

罪孽！脆弱的良心，
这是人们无聊的收成！
你将来重复来临，
只见他的恩情改变，冷淡，
也让你知道那苦痛与怨恨
曾经一度刺戟我的心坎；

只见一个更美丽的新人
占据你的房栊，你的床椟，
你的恋爱，与他儿女产生：
那时候你与我，
在晦盲的昏暮
颠播，呼号，纵横。

两位太太[1]

她们俩同出去坐船玩：
　我的太太与我邻居的太太；
我独自在家里坐着——
　来了一个妇人，我的性命她，
我们一起坐着说着话，
　不提防天气隐起了变化，
乌云一阵阵的涌起，
　我不由的提心——害怕。
果然报来了消息，
　说哪船已经沉没，
淹死了一个太太，
　是哪一位可不明白：
我心想这是谁呢，
　是我的邻居还是她，
淹死在无情的水底，
　永远再不得回家？

① 此诗为译诗，作者：哈代。

第二次消息又传到，
　说死的是我朋友的她。
我不由的失声叹息，
　“这回自由了的，是他！
但他可不能乐意，
　松放了我不更佳！”
“可是又何尝不合式呢？”
　冷冷的插话，我爱的她，
“这怎么讲，”我逼着问。
“因为他爱我也与你一般深，
因此——你看——可不是一样，
　管她死的是谁的夫人？”

十一月四日

海　　韵

一

“女郎，单身的女郎，
　你为什么留恋
　这黄昏的海边？——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回家我不回，
　我爱这晚风吹：”——
　在沙滩上，在暮霭里，
有一个散发的女郎——
　　　　徘徊，徘徊，

二

“女郎，散发的女郎，
　你为什么彷徨
　在这冷清的海上？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你听我唱歌，
　大海，我唱，你来和：”——
　在星光下，在凉风里，
轻荡着少女的清音——
　　　　高吟，低哦。

三

“女郎，胆大的女郎！
　那天边扯起了黑幕，
　这顷刻间有恶风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你看我凌空舞，
　学一个海鸥没海波：”——
　在夜色里，在沙滩上，
急旋着一个苗条的身影——
　　　　婆娑，婆娑。

四

“听呀，那大海的震怒，
　女郎回家吧，女郎！
看呀，那猛兽似的海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海波他不来吞我，
　我爱这大海的颠簸！"
在潮声里，在波光里，
　啊，一个慌张的少女在海沫里，
　　蹉跎，蹉跎。

五

"女郎，在哪里，女郎？
　在哪里，你嘹亮的歌声？
在哪里，你窈窕的身影？
　在哪里，啊，勇敢的女郎？"
黑夜吞没了星辉，
　这海边再没有光芒；
海潮吞没了沙滩，
　沙滩上再不见女郎，——
　　再不见女郎！

涡堤孩新婚歌

小溪儿碧冷冷，笑盈盈讲新闻，
青草地里打滚，不负半点儿责任；
砂块儿疏松，石砾儿轻灵，
小溪儿一跳一跳的向前飞行，
流到了河，暖溶溶的流波，
闪亮的银波，阳光里微酡，
小溪儿笑呷呷的跳入了河，
闹嚷嚷的合唱一曲新婚歌，
“开门，水晶的龙宫，
涡堤孩已经成功，
她嫁了一个美丽的丈夫，
取得了她的灵魂整个。”

小涟儿喜孜孜的窜近了河岸，
手挽着水草，紧靠着芦苇，
凑近他们的耳朵，把新闻讲一回，
“这是个秘密，但是秘密也无害，
小涧儿流入河，河水儿流到海，

我们的消息，几个转身就传遍。”
青湛湛的河水，曲玲玲的流转，
绕一个梅花岛，画几个美人涡，
流出了山峡口，流入了大海波，
笑呼呼的轻唱一回新婚歌，
“开门，水晶的龙宫，
涡堤孩已经成功，
她嫁了一个美丽的丈夫，
取得了她的灵魂整个。”

苏　　苏[1]

苏苏是一个痴心的女子：
　　像一朵野蔷薇，她的丰姿；
　　像一朵野蔷薇，她的丰姿——
来一阵暴风雨，摧残了她的身世，

这荒草地里有她的墓碑
　　淹没在蔓草里，她的伤悲；
　　淹没在蔓草里，她的伤悲——
啊，这荒土里化生了血染的蔷薇！

那蔷薇是痴心女的灵魂，
　　在清早上受清露的滋润，
　　到黄昏时有晚风来温存，
更有那长夜的慰安，看星斗纵横。

你说这应分是她的平安？

① 此诗发表于1925年12月1日《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

但运命又叫无情的手来攀，
攀，攀尽了青条上的灿烂，——
可怜呵，苏苏她又遭一度的摧残！

又一次试验

上帝捋着他的须，
说“我又有了兴趣；
上次的试验有点糟，
这回的保管是高妙”。

脱下了他的枣红袍，
戴上了他的遮阳帽，
老头他抓起一把土，
快活又有了工作做。

“这回不叫再像我，”
他弯着手指使劲塑：
“鼻孔还是给你有，
可不把灵性往里透！

“给了也还是白丢，
能有几个走回头；
灵性又不比鲜鱼子，

化生在水里就长翅！

“我老头再也不上当，
眼看圣洁的变肮脏，——
就这儿情形多可气，
哪个安琪身上不带蛆！”

运命的逻辑[1]

一

前天她在水晶宫似照亮的大厅里跳舞——
　　多么亮她的袜！
　　多么滑她的发！
她那牙齿上的笑痕叫全堂的男子们疯魔。

二

　　昨天她短了资本，
　　变卖了她的灵魂；
那戴喇叭帽的魔鬼在她的耳边传授了秘诀，
她起了皱纹的脸又搽上不少男子们的心血。

---

① 此诗发表于1925年10月8日《晨报副镌》。

三

今天在城隍庙前阶沿上坐着的这个老丑，
她胸前挂着一串，不是珍珠，是男子们的骷髅；
　　神道见了她摇头，
　　魔鬼见了她哆嗦！

新催妆曲[1]

一

新娘，你为什么紧锁你的眉尖，
　　（听掌声如春雷吼，
　　鼓乐暴雨似的流！）
在缤纷的花雨中步慵慵的向前：
　　（向前，向前，
　　到礼台边，
　　见新郎面！）
莫非这嘉礼惊醒了你的忧愁：
　　一针针的忧愁，
　　你的芳心刺透，
　　逼迫你热泪流，——
新娘，为什么你紧锁你的眉尖？

① 此诗发表于1926年5月13日《诗镌》第7号。

二

新娘，这礼堂不是杀人的屠场，
　　（听掌声如震天雷，
　　闹乐暴雨似的催！）
那台上站着的不是吃人的魔王：
　　他是新郎，
　　他是新郎，
　　你的新郎，
新娘，美满的幸福等在你的前面，
　　你快向前，
　　到礼台边，
　　见新郎面——
新娘，这礼堂不是杀人的屠场！

三

新娘，有谁猜得你的心头怨？——
　　（听掌声如劈山雷，
　　鼓乐暴雨似的催，
催花巍巍的新人快步的向前，
　　向前，向前，
　　到礼台边，
　　见新郎面。）

莫非你到今朝，这定运的一天，
　　又想起那时候，
　　他热烈的抱搂，
　　那颤栗，那绸缪——
新娘，有谁猜得你的心头怨？

四

新娘，把钩消的墓门压在你的心上：
　　(这礼堂是你的坟场，
　　你的生命从此埋葬！)
让伤心的热血添浓你颊上的红光；
　　(你快向前，
　　到礼台边，
　　见新郎面！)
忘却了，永远忘却了人间有一个他：
　　让时间的灰烬，
　　掩埋了他的心，
　　他的爱，他的影，——
新娘，谁不艳羡你的幸福，你的荣华！

两地相思

一

他——

今晚的月亮像她的眉毛，
　这弯弯的够多俏！
今晚的天空像她的爱情，
　这蓝蓝的够多深！
那样多是你的，我听她说，
　你再也不用疑惑；
给你这一团火，她的香唇，
　还有她更热的腰身！
谁说做人不该多吃点苦？——
　吃到了底才有数。
这来可苦了她，盼死了我，
　半年不是容易过！
她这时候，我想，正靠着窗，
　手托着俊俏脸庞，

在想，一滴泪正挂在腮边，
　像露珠沾上草尖：
在半忧愁半欢喜的预计，
　计算着我的归期：
啊，一颗纯洁的爱我的心，
　那样的专！那样的真！
还不催快你胯下的牲口，
　趁月光清水似流，
趁月光清水似流，赶回家
　去亲你唯一的她！

二

　　她——
今晚的月色又使我想起
　我半年前的昏迷，
那晚我不该喝那三杯酒，
　添了我一世的愁；
我不该把自由随手给扔，——
　活该我今儿的闷！
他待我倒真是一片至诚，
　像竹园里的新笋，
不怕风吹，不怕雨打，一样
　他还是往上滋长；
他为我吃尽了苦，就为我

　他今天还在奔波；——
我又没有勇气对他明讲
　我改变了的心肠！
今晚月儿弓样，到月圆时
　我，我如何能躲避！
我怕，我爱，这来我真是难，
　恨不能往地底钻：
可是你，爱，永远有我的心，
　听凭我是浮是沉：
他来时要抱，我就让他抱，
　（这葫芦不破的好，）
但每回我让他亲——我的唇，
　爱，亲的是你的吻！

罪 与 罚[1]（一）

在这冰冷的深夜，在这冰冷的庙前，
匍匐着，星光里照出，一个冰冷的人形：
是病吗？不听见有呻吟。
死了吗？她肢体在颤震。
啊，假如你的手能向深奥处摸索，
她那冰冷的身体里还有个更冷的心！
她不是遇难的孤身，
她不是被摈弃的妇人；
不是尼僧，尼僧也不来深夜里修行；
她没有犯法，她的不是寻常的罪名：
她是一个美妇人，
她是一个恶妇人，——
她今天忽然发觉了她无形中的罪孽，
因此在这深夜里到上帝跟前来招认。

① 此诗发表于1926年4月21日《诗镌》第4号。

罪与罚(二)

“你——你问我为什么对你脸红？
这是天良，朋友，天良的火烧，
好，交给你了，记下我的口供，
满铺着谎的床上哪睡得着？

“你先不用问她们那都是谁，
回头你——(你有水不？我喝一口。
单这一提，我的天良就直追，
逼得我一口气直顶着咽喉。)

“冤孽！天给我这样儿：毒的香，
造孽的根，假温柔的野兽！
什么意识，什么天理，什么思想，
哪敌得住那肉鲜鲜的引诱！

“先是她家那嫂子，风流，当然：
偏嫁了个丈夫不是个男人；
这干烤着的木柴早够危险，

再来一星星的火花——不就成！

“那一星的火花正轮着我——该！
才一面，够干脆的，魔鬼的得意；
一瞟眼，一条线，半个黑夜：
十七岁的童贞，一个活寡的急！

“堕落是一个进了出不得的坑，
可不是个陷坑，越陷越没有底；
咒他的！一桩桩更鲜艳的沉沦，
挂彩似的扮得我全没了主意！

“现吃亏的当然是女人，也可怜，
一步的孽报追着一步的孽因，
她又不能往阉子身上推，活罪，——
一包药粉换着了一身的毒鳞！

“这还是引子，下文才真是孽债：
她家里另有一双并蒂的白莲，
透水的鲜，上帝禁阻闲蜂来采，
但运命偏不容这白玉的贞坚。

“那西湖上一宿的猖狂，又是我，
你知道，捣毁了那并蒂的莲苞——
单只一度！但这一度！谁能饶恕

天这蹂躏！这色情狂的恶屠刀！

“那大的叫铃的偏对浪子情痴，
她对我失贞你说这事情多瘪！
我本没有自由，又不能伴她死，
眼看她疯，丢丑，喔！雷砸我的脸！

“这事情说来你也该早明白，
我见着你眼内一阵阵的冒火：
本来！今儿我是你的囚犯，听凭
你发落，你裁判，杀了我，绞了我；

“我半点儿不生怨意，我再不能
不自首，天良逼得我没缝儿躲；
年轻人谁免得了有时候朦混，
但是天，我的分儿不有点太酷？

“谁料到这造孽的网兜着了你，
你，我的长兄，我的唯一的好友！
你爱箕，箕也爱你；箕是无罪的：
有罪是我，天罚那离奇的引诱！

“她的忠顺你知道，这六七年里，
她哪一事不为你牺牲，你不说
女人再没有箕的自苦；她为你

甘心自苦，为要洗净那一点错。

“这错又不是她的，你不能怪她；
话说完了，我放下了我的重负，
我唯一的祈求是保全你的家：
她是无罪的，我再说，我的朋友！”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曹　洁
封面设计：张沐华

中国新诗经典·志摩的诗　　徐志摩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千岛湖环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110000 印数 00001—20000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875—9/I·805 定价：6.50元

POEM

中国新诗经典

(第一辑)

野　草	鲁　迅
女　神	郭沫若
红　烛	闻一多
冬　夜	俞平伯
志摩的诗	徐志摩
微　雨	李金发
蕙的风	汪静之
预　言	何其芳
手掌集	辛　笛
野花与箭	胡　风



ISBN 7-5339-0875-9
I·805　定价6.50元